

大財圖

44.572
C2163

大财阀

雪米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责任编辑 张正平

封面设计 小 谢

大 财 偶

雪米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插

1992年12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759-5

I·632 定价：4.98元

内 容 提 要

旅日华裔女孩林圣美，为年轻英俊的中国青年田淳平大害单相思。而淳平却与富家之女美智子一往情深。而在他们欢愉幽会之后，美智子突遭歹徒奸杀。为爱情而暗暗跟踪他们的阿美，目击惨祸，大受震撼，自己也卷入血腥漩涡。为救圣美，淳平和她的男友道夫出生入死，道夫遇害，刑警被杀，才弄清骇人真相：元凶主谋竟是和法务省高官有勾结的大财阀！案情虽破，主凶却逍遥法外。接着新婚怀孕的圣美又惨死烈火之中，淳平悲愤不已，万里寻仇人，一腔情泪热血，洒遍皑皑雪峰……

本书是作者以日本为背景，精心创作的第一部异域佳作，其热情奔放，悲壮激烈，完全可与西村寿行，大藪蓉彦等日本畅销书作家媲美。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狰狞夜色 |
| 第二章 | 魔爪再现 |
| 第三章 | 铁笼少女 |
| 第四章 | 狼穴搏斗 |
| 第五章 | 别墅秘密 |
| 第六章 | 死亡搏杀 |
| 第七章 | 上帝之剑 |

第一章 狰狞夜色

1

林圣美同一群女学生象小鸟似地从羽衣私立女子中学的校门口冒出来，三三两两手牵手地准备回家。

在这群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中，林圣美因其高挑的身材很引人注目。当然，她的容貌也同样拔尖。无论是细眉下的眼睛和秀唇上直隆的鼻梁，是一般姑娘暗中羡慕的。对于自己的外表，圣美当然心中有数。

同圣美并肩走着的是日本女孩佐本光枝。

好象是特意陪衬似的，光枝却是个一点儿不惹眼的姑

娘。容貌不用说，身材也几乎象个木桶，跟曲线这两个字毫不沾边。

圣美和光枝都是在和田町那个偏僻角落长大的。圣美的父亲是旅日华侨，生前和光枝的父亲是好友，因为父辈的友谊，所以圣美和光枝也继承了这种事实，向来形影不离。

“我哥哥道夫昨天从大阪回来了。圣美，他给你也带了件礼物。今晚上去我家吧。”光枝摇摇圣美的手臂。

可是，圣美似乎没听到她的话。她的眼光定定地投向街对面。

那栋玻璃墙体的圆柱形大楼在夕辉下闪烁着刺目的光斑。

圣美凝视的并不是中野化纤公司这显示雄厚实力的高层建筑，而是大楼前椭圆形花坛边长椅上的一个女人。

光枝又摇了摇她的手臂。

“怎么哪？”她问。

林圣美收回了视线。

“什么呀？”她根本没听见光枝刚才的话。

“我说道夫呢。”

“你哥哥回来啦？”

“还给你带了礼物。”

“是吗？”

“今晚上来我家吧。”

圣美站住了。

对面的大楼里走出来一个年轻男子。

圣美的目光象燃烧似地亮起来。她瞅见年轻男子走到长椅上的女人跟前，两人亲昵地靠近。年轻男子抬手揽了揽女

人的秀发，然后挽着手走开。

他们离去的方向与圣美回家的方向刚好相反。

“光枝，你先走吧。”圣美说，便抽回了光枝挽住的手臂。

“你要干吗？”

“我忘了有本书在课桌里。”

“我等你。”

“不用了。”

圣美转过身来，做出返回学校的样子。这一下，她和街对面的那对男女是平行了。

那个年轻男子叫田淳平，也是华裔，他在中野化纤公司做职员。从高中二年级起，每天上学的圣美在一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让他的英俊形象侵入了心田。

情窦初开的少女简直是害上了相思病。

只要清晨上学或者黄昏出校，如果能碰巧与田淳平邂逅，那这一天对圣美来说，就是充实的。反之，则真有点失魂落魄。

当初自然不知道他叫田淳平。是有一天上学时又遇到了上班的田淳平，圣美鬼使神差地尾随着他走到了公司的大楼前。

那当儿，有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刚好从里边出来，与她心目中的偶像打了声招呼。圣美便听见了中年男人称他为“淳平君”。

上课的时候，圣美也心不在焉，莫名其妙地在课本上“淳平君淳平君淳平君”地写了一串。

“喂——”

中午课休的时候，圣美偷偷跑到教务办公室去挂了个电话。从玻璃窗望出去，便能看见中野化纤公司大楼巍峨的身姿。

“这里是中野化纤公司，请问找谁？”

话筒里传来一个悦耳的女声。

“我——想问一下，有一个叫淳平的——”

“怎么样？”

“能告诉我，我要是想跟他通信的话，也就是说——”

“明白了。小姐，你写本公司策划部田淳平，他准能收到。可你要知道，他是中国人啊！”

“——谢谢。正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才写信给他。”

圣美心花怒放地搁下了电话。

询问时的借口是灵机一动冒出来的。可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身份后，圣美却并未贸然就发出求爱的信息。虽然单相思的情绪很浓烈，可圣美也是个矜持的人。何况她出众的容貌给她赋予了一种自信。她不愿意以那样过于傻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慕。

似乎心灵深处还有一种预感，她和他的恋情会在不同寻常的烈焰中升华。

可是前不久，这种梦幻犹如轻舟撞上了冰山。

不管圣美眼下对走在田淳平身边的女人怀有怎么样的敌意，但她也得承认她的美貌。而且所表现出来的气质，有一种慑人的高贵——仅仅是那样华丽的服饰圣美绝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实实在在是象气味一样从那个人的形态举止中自然而然挥发出来的。

这个年轻女人来这儿找田淳平的时候并不多，所以，

圣美也并不清楚两人的关系——所谓关系，是指相处的程度。因为从实质上讲，两个人脉脉含情的态度就只能断定是一对恋人。

想到自己痴恋的对象却在另一个漂亮小姐的怀抱中，圣美心尖尖都隐隐作痛。

也不知是怎么想的，突然就萌发了跟踪的念头。

背着书包的圣美，就这样在那对情人的街这边走着，斜眼悄悄瞟着他们。

走过了两条街，她停住了脚步。因为那对恋人迈入了道边的停车场。圣美眼睁睁注视着他们钻入一辆黄色的皇冠牌轿车，徐徐驶出来朝新宿方向疾驰而去。

圣美清楚地看见坐在驾驶椅上开车的是田淳平。

但是——这车的主人肯定是那个女人。圣美脑子里钻出这种判断。因为这么长一段时间，她注意的淳平君都是徒步上班的。有两次她和他还同乘过一辆电车。

来不及细想，一辆出租车从身边开过。圣美抬起了手，完全是下意识的。

出租车停下了，司机从车窗里伸出头来。

“请吧。”他说，并推开了后车门。

圣美犹豫了一下，不上去是不行的了。她咬咬牙钻进了车内。

“小姐要去哪儿？”司机问。

“请跟上前边那辆皇冠。”圣美瞪着眼说，一副象要豁出去的表情。

出租车立即启动，眨眼间便跟在了皇冠轿车的屁股后边。

“他们要去哪儿？”——圣美心中暗想。

小皮夹里母亲给的零花钱够不够车费呀？圣美觉得自己有点冒失了。现在，她的眼光盯着目标，已经没有什么心思琢磨他们要干什么，只希望早点停下来。

谢天谢地，车开到新宿的繁华地段时，轿车一拐弯进入了地下停车场。

“行啦。”圣美忙对司机嚷道。

司机将车滑到人行道边，圣美已经读出了计程器上的数码，忙从皮夹里掏出一张五百日元的钞票递过去。

随后，便急忙推开车门跳下来，奔到停车场的出口。

她侧着身体，站在一家文具店的门厅边。还在微微地喘着气时，对方已经出来了。

好亲热呵——圣美心里一阵发烫。田淳平和美貌女人手臂紧紧地相挽着从圣美面前走过。

圣美咬了一下嘴唇，故作无事地尾随着。

夜幕已经悄悄降临了，无数的霓虹灯仿佛比赛似地争先恐后地闪出了光辉。在摩肩接踵的匆匆行人中，少女觉得自己仿佛投身于一道浑浊的漩流，思维被无端的激情主宰，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根本无法说明的。

这当儿，田淳平挽着恋人的手走进了一家华丽的首饰店。

圣美站在橱窗边，将目光从玻璃窗透视进去。一个中年男店员接待了他们。田淳平向柜台里指了一下，他便拿出一个小盒子来。田淳平从盒子里掂起一串金灿灿的项链，给身边的女子看了看，年轻女子点点头，脸上泛起一种幸福的笑意。紧接着，田淳平掏出皮夹数了一叠钱给那店员。

圣美明白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幕意味着什么。

她觉得仿佛有只利爪在胸膛上狠狠抓了一把。

一年多来的梦幻彻底地破碎了。

当那对情人又相偕着走出首饰店时，圣美真想扑上去揪住田淳平嚷一声：

“淳平，你就这么忽视了我的存在？！”

眼睁睁地瞅着他俩跨过马路，走进了对面的春槐酒楼。

七色灯光的广告闪烁跳跃，圣美还是中学生，从未涉足过这种豪华娱乐场所。可以想象，对于人家来说，这是一个何等惬意畅快的良宵。

林圣美悲戚地走开了。脑子里象是一片空白，双腿毫无意识，她根本不知道是在往哪儿走。

2

酒真是好东西……

林圣美晕懵懵的思维中，象电视屏幕上的节目中断了，只是花花麻麻的一片光斑。

她的一只手臂感到了被紧箍着的压力。

这种压力来自她身旁一个男人的手臂。

醉眼惺忪的圣美瞅了他一下，讪讪地一笑。

“淳平……”嘴里喃喃地这么唤了一声。

男人嘴角溜出一丝淫邪的微笑。

“这是、是哪儿？”圣美的另一只手抬起来，软沓沓地朝周围划了一道弧线。

“是天堂。”男人低沉地回答。

他拽着她，黑暗中也不知到了哪儿。

“我、我还想——喝酒！”圣美将脸扭过来，凑到男人的耳边。

“唔。”男人点点头。

脚下变得松软，两个人的脚音被浅浅的柔软的草抹掉了。

男人松开了圣美。

圣美偏偏歪歪地向前迈了两步，膝盖一弯跪了下来。一种新鲜的芳草味儿袭入了鼻孔，秋夜的寒意令她微微一个哆嗦。

蓦地，她的双肩被两只手柑住了，外部的力量将她扳倒在草地上。

她的脸面向漆黑的夜空，似乎觉得自己正在向深渊坠落。

男人的脸盖了过来。

“——淳平？”心底的幻象泛现出来，要与这张脸重合。

她感到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进了内衣，一种从未有过的令人兴奋的感觉使圣美印在大脑皮层里的图象变得清晰，真的是你吗，淳平——

然而，伏在自己眼边的脸却是另一种截然相异的模样！

圣美一下子从晕懵懵的神态中清醒过来，她大叫一声，伸出手向那张脸上的眼睛抠去！

男人立时短促地叫了一声，捂着眼滚到了一边。

圣美从妇女杂志上介绍防身术的文章中读到过这一招，情急之中居然很麻利地使出来，并且没料到立时见效。

来不及多想，圣美爬起身就飞跑开，象离弦的箭。最初

的高速慢慢消失后，圣美才精疲力尽地靠在一根电线杆上。

刚才的一幕这时回想起来令圣美不寒而栗，自己差一点就成为色狼的口中美食。

圣美认真回忆，才想起自己在经过新宿一段五光十色的地段时，这男人在一家酒吧前拦住自己，说要请自己喝酒，当时竟然糊糊涂涂地就听从了，也不知跟他胡诌了些什么。

喘息渐渐平缓下来，圣美打量了一下四周，树影婆娑，隐约可见几幢小楼。她根本不知道这是哪儿。

怎么办呢？脚下的这条小马路究竟是往前还是往后才能回家？

圣美抬腕看了看表，居然已经十一点五十三分。从未这么晚在外边逗留，妈妈该不知有多着急了。

圣美迈动了腿，当然只能朝前，如果往回的话，万一再遇到那个坏心眼的男人——

可是，瞅着前边冷寂悚人的空巷，说不定还有色狼在游逛呢。

圣美咬咬牙，硬着头皮走着。只能听见脚步沙沙的声响，越发觉得毛骨悚然。

走了约摸十来分钟，路旁那些住宅楼几乎都没有灯光。越走楼越少，是朝郊外走吗？圣美不由又站住了。

前边好象是一片桦树林，黑黢黢的轮廓与夜空相接。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紧接着，两道光柱射过来，把圣美和前边的景物照亮。

圣美忙走到人行道上让车。

车从圣美面前中速驶过。她分辨出这是一辆黄色轿车，而且是皇冠牌车。

圣美的心弦一动。

车驶向了桦树林，大约距圣美约五百码时，只见前边突然发出两柱雪亮的光朝轿车射来。路很窄，也许是司机被这突如其来的光柱射花了眼，只听“嘞”的一声猛响，车歪到路边，撞在了一株桦树上。

出车祸啦！圣美本能地向那儿跑去。

可是刚跑了几步，圣美却看见皇冠轿车边出现了两个人影，打开车门将司机拉了出来。

司机原来是个女性。

令圣美惊讶的是她并没有受伤，在两个男人的手臂中在扭动着身体。怔怔的圣美立时悟到她的挣扎表明了什么。

色狼！——好险呀，要是这辆车不开来超过自己，那么，眼下的厄运就该落到自己头上了！

圣美慌忙闪到一棵树后，稍稍镇定了一下，才探出头去。

这时，两柱车灯光雪亮地扫过来，引擎的轰鸣贯耳。车从圣美藏身的树边驶过。她看见开车的是一个络腮胡的男子。而后座上，另一个男人正抱着被劫持的女人，她好象已经昏迷了。

圣美差点叫出声来！

是她？！——那个叫她心碎的美貌女子，田淳平的情人！

圣美觉得这简直是心底阴暗处所期望的一种幻觉。不，她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她，绝不会错。

天呐，这难道是命运的一种恶劣的安排？

圣美的身体顺着树干软瘫下去。

田淳平走进了办公室。

作为中野化纤公司策划部的成员，无疑是受器重的一种标志。实际上，这里是公司高层领导的智囊团。

四年前，田淳平这个来自香港的留学生，从东京工业大学毕业，系主任小野山教授很赏识自己的高材生，本想留他在身边，但淳平却立志要在企业界去闯天下。

“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小野山教授拍着淳平的肩膀说，并且立即为他写了一封信，“我在中野化纤公司有信得过的朋友，你要有兴趣的话，去那儿试试看怎么样？”

田淳平就这样跨入了中野。

在全日本化学纤维这个领域里，中野算得上是一流的企业。不管是财力和技术都令人瞩目——所谓技术，就包括得很广泛。不仅仅是所属生产单位的实力，还包括了经营者的运筹思维。也就是说，象田淳平这种人才也是其中之一。

确实，田淳平在策划部虽然还是晚辈，但他的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一开始就显露了头角。

举例说，去年初在是否购买破产的宫崎三木维尼纶厂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不同意接手那种烂摊子。然而田淳平却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可以在买下三木维尼纶厂之后转产，并且该厂的设备还有七成可以利用。田淳平在提出自己的意见时，同时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原来他一得知公司有购买三木维尼纶厂的意向，立即通过在那儿工作的一位同学，获取了有关该厂的全部资料，这些资料真实而又详细，比中野公司派出的调查组走马观花的报告要有说服力得

多。

高层领导最后拍板，采纳了淳平的意见。

后来的事实证明淳平是正确的。

三木维尼纶厂转产无纺布之后，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不仅如此，由于宫崎房地产业在今年初的热膨胀，仅仅因为该厂的地产价值就翻了一倍半。换句话说，中野公司是钓了一条大鱼。

可想而知，淳平作为一个策划部的参谋是立了大功的。全公司都关注这个中国青年。

高层领导已经注意到这个颇有才干的年轻人了。

“淳平君，石田部长叫你去一趟办公室。”

同室的科员伊藤正树瞅着田淳平说。

淳平点点头，脱下风衣挂上衣钩，将公文包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才站起身来，准备去部长办公室。

“淳平君，有喜事也别瞒着我们嘛！”胖嘟嘟的伊藤正树微笑着嘴里又钻出一句。

“不好意思。”淳平略略颌首道。

“挺漂亮的嘛，我说那位小姐——”

“是嘛？这件事，因为——”

“还没到火候？”

“也不是那样，她一直在美国。”

“噢，看来家庭挺富有呀！对不起，昨天看见你们俩一块儿走，注意到她的衣着，不是普通的姑娘嘛！”

“伊藤君，我可不是对她之外的东西感兴趣。”

“看见你们依恋的神态就知道这一点。”

“等这事儿准备好了，还请赏脸光临。”